

猴年说猴

文/任传家

我今年84岁,属猴,是我的本命年。我孙子属猴,外孙子也属猴。可谓老猴小猴一家,友善和谐,其乐无穷。

猴,灵长类动物。群居在山林中,喧哗好闹。采食野果、野菜等物,两颊有颊囊,用以贮藏食物。冬季常结队盗食农作物。可供医学、心理学等科学研究用。猴子生性聪明警觉,善于识别猎人的诱饵,发现食物并不轻易去取,总要观望察看很久,感到确实没有埋伏才行动。

猴虽是一种野生动物,但人们对猴并不陌生。自古人们已开始养猴,有的作为自家宠物,有的为艺人耍猴,有的则是为“避马瘟”,在马厩附带养猴。猴文化在成语、春联、歇后语、谜语、邮票中都有显著体现。

有关猴子的记载,最早要数《诗经》中“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意思是教猴子爬树,比喻指使坏人干坏事,对于小人,应教以善道。在南朝,便有猿猴“哀肠寸断”的传说,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年),桓温出兵伐蜀,到达三峡兵船临时靠岸时,部伍中有人捕获一只幼猿,母猿沿江哀号,跟船走百里不离开。母猿终于跳上船,立时气绝而亡。剖开母猿的腹部,竟发现肠皆寸寸断,方觉是母猿担心幼猿,哀痛而死。清代有幅漫画叫《扛官箱》就以猴子作为形象,画面上四个猴子身穿清朝朝服的毛猴。两个猴子抬着一个官。前面的猴子扛一面“禁烟”的旗鸣锣开道。作者以此来讽刺当时所谓禁止鸦片烟,不过是一场猴戏,针贬时弊,痛快淋漓。

人们对猴子的生性、习惯非常了解,更将猴子的动作和姿态纳入健身方法中。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华佗年轻时去深山采药,爬到半山腰发现一个洞穴,他很好奇正想进去,忽然听到里面有人谈论医道,他就站到洞外听。听着听着,听到那两个人谈起了华佗,这可把他吓坏了,他正要转身跑去,忽听有一个人叫道:“华佗既已来了,何不入内一叙!”华佗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去,原来是两位白发长须的仙人。他们向华佗传授了许多奇妙的医术,还传给他一套健身功法:模仿虎、鹿、熊、猿、鹤的姿态去运动,这就是流传至今著名的“五禽戏”。华佗下山之后,依教奉行,不但救治了众多病人,也增进了自己的健康。他的弟子吴普、樊阿等都活

到100多岁。古典小说名著《西游记》所塑造的齐天大圣形象,更是栩栩如生。在吴承恩笔下,孙悟空,火眼金睛,变幻无穷,神通广大,闹天宫、闯地府、闯龙宫、智斗二郎神、三打白骨精之类的故事,老幼妇孺皆知,称赞是家喻户晓的“神猴”,是一位战天斗地、伸张正义的大英雄。就连开国领袖毛泽东生前都盛赞孙悟空的除妖斗争精神,喜欢他看问题一针见血,由表及里的尖锐性,而不喜欢唐僧的软弱无能,坦然对猴子的喜爱,戏称自己“有点虎气,也有点猴气。”石猴往往被称为吉祥物,每年春节到北京白云观的香客和游人,络绎不绝,竞相排队摸猴,纳福辟邪,消灾祛病,石猴被摸得圆润光亮。

诗·文

家乡的河

夕山笔梦

在我的家乡,
有一条断流多年的古老的河。

干枯的河床,
杂草丛生,
沙石裸露着荒凉。
每当风来时,
扬起沙尘,
弥漫。

雨来时,
人们担心它制造洪水,
泛滥。
鸟儿不愿在这里驻足,
花儿开在别处。

终于有一天,
淤塞的河道血管,
被重新疏通,堤坝变得干净。
引水,植树,栽花,铺绿……
一番精心打扮,
焕然一新的河,
仿佛一条晶莹剔透的碧玉带,
飘落京西的青山,楼宇间。
在太阳的照耀下,
波光绚烂,
水中亭亭的红莲,
绽放如一抹红霞。
水畔摇曳的芦苇舞出婉约倩影,
引来鸥燕安家落户。
蝴蝶依依留恋,
引来游人走进诗画意境,
拍景,留影,观光。

家乡,这条岁月悠长的河,
荡漾青春媚力的河
在我的爱里,美如西子。

投稿要求

- 副刊征集作品内容
- 1.生活散文、随笔、评论等文学作品,字数1200字左右。
- 2.摄影、书画、漫画等图片作品,请以jpg格式投稿。

副刊投稿邮箱
tukan0926@126.com

快乐的哥

张志刚



童年的年

文/姚志刚

猴年到了。也许是岁月的消逝,也许是心中有一份年的情结,童年的年在傍年时总是有如情景剧一般显现于心中……

三十的清晨,小城的街上朦朦胧胧的,路灯发出微弱的光,父亲带着我们小哥四个去洗澡,而母亲则在家里蒸豆包。

浴池里热气蒸腾,换上一双木

制的趿拉板,便如进入了五里雾中。水面上飘着一层人们身上搓掉的皴,像一池老汤,可大家泡在里面就觉得舒服,有的人泡得惬意了还要喊上两嗓子。父亲不厌其烦地挨个给我们搓澡,似乎沾染了一年的灰尘都让父亲给搓掉了。待到我们爷五个清清爽爽、轻轻松松从浴池里出来时天已大亮了。

母亲在家里已蒸好了豆包、熬好了大米粥,这让我们雀跃,因为只有过年才能放开肚皮吃“细粮”。每月全家十几斤的“细粮”,除了保春节之外,母亲就是保父亲了,因为父亲养了一家8口。可以想见那时吃“细粮”对我们是多么愉悦的事儿。

早饭后,我们围在母亲的身边,母亲给我们换上新衣、新鞋。为了让她的6个孩子能在春节有新鞋、新衣服,她用去了几个月的辰光赶

制新衣新鞋。每每在夜里醒来时,总会看见母亲在灯下纳鞋底,她用锥子费力地扎透千层鞋底,穿针引线,拽着长长的麻绳,发出吱——吱——的声音,她用无数个不眠的夜晚缝缀出儿女的快乐。

父亲则将花生、糖果、葵花子倾倒在炕上,分成6个小堆,我们姐弟每人一堆;父亲还给我们每人发5角钱的压岁钱,这让我兴奋不已,因为5角钱在那时能买4本小人书;当然每人还有一挂小鞭,那是寸把长的一种小炮仗,我们将它拆扯开来,一个一个地燃放,于是整个春节我们都在“噼啪”的响声中度过。

三十的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为奢侈的了,父亲拿出了一年只有这一天才使用的铜火锅,酸菜铺底,然后粉条、海米、五花肉、冻豆腐……依次下锅,最后下的是蛎蝗,一锅的

鲜美便让人垂涎欲滴了。尤其是这铜火锅使酸菜呈绿色,煞是好看。木炭在火锅的腹中燃烧,偶尔爆出一两声脆响,便有点火星飘窜上来,像是为春节的盛宴助兴。父亲一生不嗜烟酒,但在这个时候也会喝上一小杯红酒。这时收音机里会传出歌剧《白毛女》里杨白劳的唱腔:“满天风雪一片白,躲债七天回家来……”

晚上,我们这些男孩子每人拎个灯笼满世界地跑。那灯是4块玻璃粘在一起的方筒,上下两块木板,用铁丝连接起来就成了;有的孩子索性就用罐头瓶做灯,只需在瓶底粘一根小蜡、在瓶颈系一根绳。除夕之夜,小城里因了孩子们的灯笼恍如流动着无数颗星星,天上人间便浑然合一了。

初一的早晨是孩子们最兴奋的

时刻,一大早就挨家挨户地去拜年。那时候一个大院住着六七家、甚至十几家,家家都是土地面,进门也不用脱鞋,方便着哩。孩子们一群一伙地跑东家串西家地给长辈拜年,一声“过年好”,让长辈们眉开眼笑,于是便把花生、糖果往孩子们的手里塞,让孩子们过足了嘴瘾。

我的童年正是共和国的初期,童年的共和国和童年的我一样,尽管还贫弱但沉浸在节日的欢笑声中,沉浸在祝福声中,沉浸在对待未来的向往之中。

年又快到了,这是我的第66个春节。与我童年的年相比,如今啥都不缺,住有楼厦、行有轿车、酒店订餐、超市购货,孩子们甚至不相信他们的父辈曾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上学,夜里要到外面上厕所,现在可以说天天都是年。

